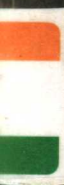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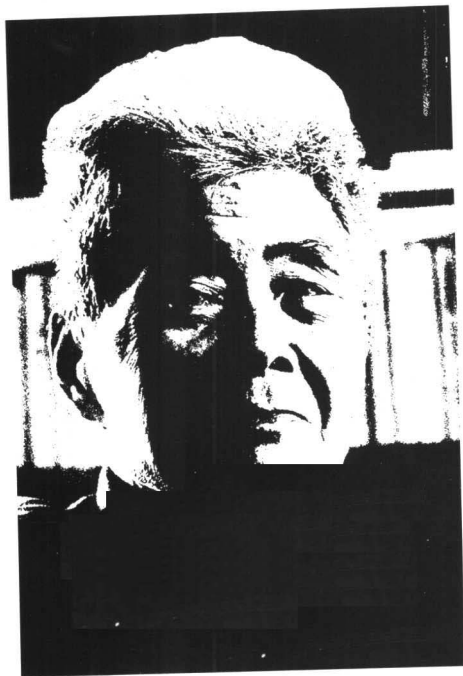
李劫文集

武漢出版社

3



李蕤文集



第三卷·小说

武漢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蕤文集/李蕤著. 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 1997

ISBN 7-5430-1624-9

ISBN 7-5430-1633-8

I. 李… II. 李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8967 号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8968 号

李蕤文集(第 3 卷)

李 蕤 著

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)

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黄冈日报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9 插页 字数 250 千字

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000 册 (全套共四卷)定价: (精 装)140.00 元
(简精装)100.00 元

(精 装)ISBN7-5430-1624-9/I·228

(简精装)ISBN7-5430-1633-8/I·230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

作者近照

李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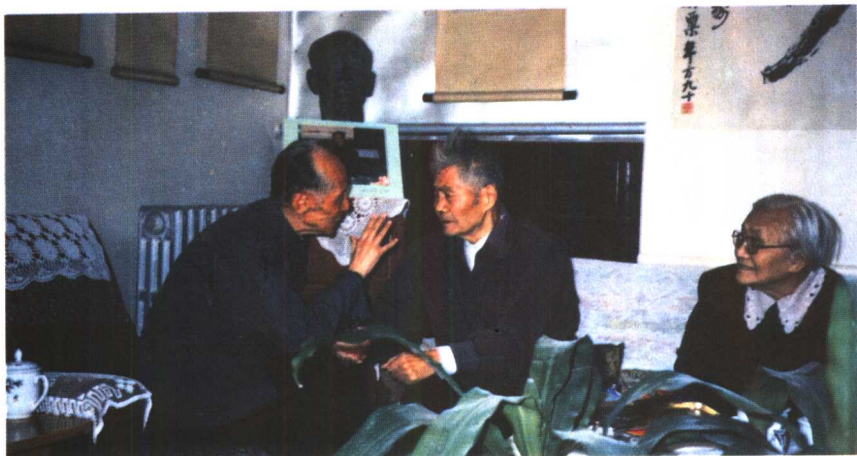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1948年摄于北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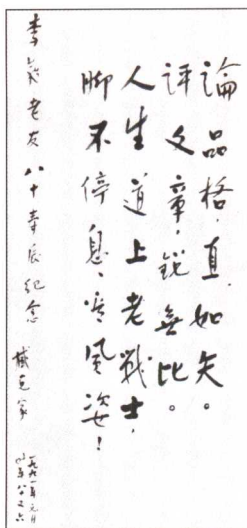
1951年作者于
河南洛宁土改时与
贫下中农合影



1953年4月作者全家合影于开封



1994年作者与夫人宋映雪为老诗人臧克家90华诞祝寿



作者80寿辰，老友臧克家赠的贺诗



1986年作者在郑州与诗人李冰(右)、作家马国昌(左)合影



1975年4月作者与作家李準在一起

目 录

楼 上	1
眼	9
傍 晚	20
活笑话	31
子 遗	42
孽	50
在大雪中	67
人 市	102
刀	108
马 林	114
变 异	129
两条路	135

掘坑人	144
在子弹房里	152
城 墙	158
写在凳子上的遗嘱	167
周来宾	171
九九归一	178
一个离婚的故事	204
“可脚鞋”	231
战地的一天	244
土的故事	276
三代人	293
铁柱子又回来了	318
公平果	331
当柿子晒成的时候	347
虎口夺粮	373
风雪之夜	393
珍珠泉	404

楼 上

已经是晚秋了。

早上，天是特别冷，树都拳着枝，叶子上盖着霜，无声的飘着。

在我们破了的讲楼上，寒冷从窗外透进来，直入骨髓。从楼上望到街市，万家屋瓦上笼罩着一层薄而寒的烟雾。天是铅色，城关外闪出来的天更灰更淡，塔、树和喷着烟的烟囱，统统是寒冷的。

会快乐的人，随什么时间，随什么地方快乐都是现成的。整群被风吹进薄衣的同学，成双捉对地扯高嗓子划拳，声音高到几乎要进飞屋瓦，虽然并没有酒放在前面。

思想使人忧郁，秋的气息更容易传染，对着窗望着秋的天空时，自己似乎也点染在秋色的当中，随着秋的呼吸来领受寂寞，但这寂寞是愉快的。

楼下一条街，街是冷落的。在这里的早晨，只看到靠近的那一个垃圾堆上有几个冷得伸不出手的孩子，伸着手把别人不要的东西捡进他的破篮子里。再有，就是那个佝偻着脊背的老人推着水车，从发暗的路上滴着汗和水车上溅下来的水珠，沉重而瘖哑的声音随着迟滞的轮转远去。

校役老冯这时穿着臃肿的衣服，袖着手在垃圾堆的边沿，指手画脚的在和一个中年妇人说话，仿佛商量一件什么事情。但声音不高，不能听到。从楼上，能看到的只是那女人的褪了色的破敝的衣服。她头上蒙着一块破布，臂上挂着一个篮子。她一面和老冯说话，一面却不断地用手扯她那件早烂成大洞的衣襟，而且把头低到胸口。

“看你，怎么老不吐口呀，老乡邻……”

老冯这句话声音放高了，显然有些着急，蹙回了身子，和买东西争不到公平价钱一样。随后又没头没尾的说：

“你算一算吧，一串钱快合到一毛五分了……这又不是叫你陪客吃茶。”

那女人抬起了头，又很快地低下去。不知道说的一句什么，只忙乱的扯着她自己的衣角。

“那么，跟我来吧！……”老冯预备着掉头走开的腿又收回来，摇着手哑着嗓子说了。

“就穿这样破的衣服？……”

“衣裳破？越破越好，那怕甚么……又不是当娶女客！”

“这篮子也提着么？”

“提着，自然提着，连里面的柴草也不要动一根……”

于是衣服穿得非常臃肿的老冯走在前面，那个女人迟迟疑疑的走在后面，绕了一个弯子，被几株树和几幢灰色的瓦屋遮蔽了。

这并不怎样的惹我注意，淡蓝的衣服和淡蓝的头巾隐逝了之后，我仍然无神地望着窗外那块灰色的天，从那里兜起了辽远的家乡的记忆。在家里，这种淡蓝色的头巾是满布在田野里的，这时候正是蕃薯从地下大块地掘出来，红柿叶在风里翻着落着的时候。

这些蒙着褪了色的头帕的女人，大都散在田野里，成篓的拾着鲜红的柿叶……然而家乡是多么渺远哟！

秋日的天空是可爱的，那样澄洁，那样崇高。然而当我一低下头的时候，楼角下惯常的仍是那个垃圾堆，上面照常是几只饿得耷拉着尾巴的瘦狗和几个野狗似的孩子。看着这些，秋的天空也似乎倾上了垃圾。

不知从何处袭来的烦乱，总这样压着心呀……

屋里充满着猜拳声，似乎每个人都心轻如毛，像过了这一秒不再过那一秒一样。

当猜拳和器叫声要震飞屋瓦的时候，忽然一个同学从外边跑进来，抡着拳头，嘴上飞溅着唾沫，从嘈杂的声音中，劈开一条大缝：

“走呵，看模特儿！”

“说什么，老刘……在哪儿？”

“就在对面楼上，就在……哄人我是个驴角，模特儿！”

他说着，抢先的跑去，接着楼梯上起了一阵焦雷，只剩屋子和开着的百叶窗，屋子里除我以外再没有人了。

模特儿，这名字是早听过了。但在这个古老的开封，听是听还没有见过。据说在文化中心的上海，做模特儿的都要打扮得像一只锦鸡，坐着卧着让人也让自己完成伟大的艺术。和石膏像一般的陈设着，但却享受着小姐太太一般的骄奢。对于这，一点也不使我感到新鲜。

但是，“就在对楼”，这我又何妨去看一看呢？

不消说是，袒着胸，裹着些薄得透肉的罗绢，烫着头发，画着眉毛，涂着口红而且点着所谓美人痣的一个模特儿。但这令我想想已足以使我感到厌腻，为着这，我好几次迟疑着不曾上楼。

“还不是和汽车里搬运着的相同的那一类人妖？……”

实在，在街上，在娱乐场，在风吹不着雨洒不着的地方，冬天把整狐子围在脖项，夏天把衣服脱得精光的这一类“艺术家”，我早已经看够了。

在我一级级登楼的时候，我想到里面一定围得水泄不通。

但当我轻轻地推门的时候，我倒退了一步。

淡蓝色的头巾，淡蓝色的衣裤……呵，老冯引她是到这里来了。

心突然下沉着，似乎有一根长刺在心里拨动。我定睛看她，她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，袖着手，屈着腿，泥巴人似的放

在一个端端正正的方凳上。

她的眼睛，看着的不是地板也不是屋墙，似乎要把眼珠低垂到落下去一样。

淡蓝的衣裳，在近处看是有那么多的斑点，那么多颜色不同的补丁，还有许多是裂成了条，稀针粗线地结着。她似乎想用上衣遮盖住膝盖，又想遮盖住烂了的鞋子，然而同样破了的衣衫，盖住这里要露出那里。

破篮子早已没有边沿，里面横着长短不齐的几根柴草。篮子虽然在臂上挂着，但她怕早已不记得了。

漆黑的地板发着亮光，在发亮的地板上放着这又烂又脏的女人。

“啧啧……乖乖！”伸着头，做着鬼脸，掩着大嘴，许多有兴而来的看客走出去了。

几十个画家，纤笔并举。在白纸上，东一笔西一笔的画着，有的画的是又肿又胖，有的画得又尖又瘦……然而都觉得那就是她。

“少偏一偏吧，太太，我给你画得没有眼睛了。”

“怪难看到一点曲线美，坐得跟一条杨木棍一样……”

几十只眼睛，好像要射入她的骨髓般地对她扫射着，恣意的用难堪的声调戏侮她，眉开眼笑地，像捕获了一只兔子一样。

“乖乖，这‘旗袍’的阴影真难为人，你穿一件小些窟窿的来不好么？……”

“……黑是黑却还发光呢，颧骨高，偏偏就光强……”

“嘻嘻……”

她听见了些什么没有呢？谁也不知道。她只是坐着，两手笼在早褪色了的蓝的袖管里，眼不是看前面也不是看着下面，仿佛是她自己的胸口，她似乎早已失去了知觉，马上会向前或者向后倒下来一样。

但她没有倒下来，她坐得是那么端正，好像石块刻在那里。方方正正的木台上，放着方方正正的一个凳子，方方正正的凳子上那样凝固的放下了她……

图画室的一壁窗子糊着黑纸，房子里似乎有些阴森，四围发育的白垩的墙上，悬挂着许多石膏模型：死了的山鸡、装上草撑起来的灰猫、烂了嘴或者被泥封着口的古瓶……

而她是陈设在木台的凳子上。

不知为了什么，我在里面呼吸感到困难，但我却不能立刻出来。对着那发亮的地板，和在那光亮的地板上张大到看不清楚的人，我感到一种怅惘的凄楚，这些事情是真的么？

轻轻地移动着脚，看每一个人临摹的画像，粗细不同的线条，方圆不齐的轮廓，把她的这一只眼添上来，那一只眼睛擦了去，绿一块紫一块的满满蘸饱了笔，涂在她的脸上、眼上、眉上。

她连一寸一分也没有挪移，两只装在破鞋里的脚似乎钉着一样。

穿着毛衣的，戴着眼镜的，等消化不完就另有东西装在肚子里的高等人，卷着两袖，和着颜色，眉开眼笑地要把人移到纸面……

我神志不属地望望窗外，秋阳是已经度过屋顶，苍鹰掠空而过，天和地是多么辽阔又多么空漠啊！

一阵冷风，卷动了窗帏，室内的光，明了一下又暗下来。我一瞥中看到她的面目的本相，她的唇色发青，她自己已经比画出来的更像是画的了。

“你想想吧，一串钱快合到一毛五分了……”

老冯的话嚤嚤地响在我的耳畔。

“……啧啧，这小粽子脚真难下笔……”

“……呲，缩做一堆了，活像个怕冷的老母鸡……”

笔吃吃地在纸上游动，而这些怪开心的话也游动在整个屋子的中间。

门开了，门合了，许多兴高采烈的参观者生气勃勃地跑进来，随后指手画脚地喁喁私语着，用鼻音嗤笑着，做着鬼脸跑出去……

“从哪里拖来这死母猪呵？！”

拍拍肩，一个戴着蓝眼镜，梳着流油的头发的一位向另一位正拿着画笔的发问了。

“这就是出钱买的啦……”

“出钱？”突出鼻子，蒙着眼睛，“乖乖，出多少钱？”

“费不多少。还会花十千八吊找个这……”那位正逍遥自得的且画且说，“一斤红薯钱……”

时钟劈啪劈啪在墙上响着，石膏像在墙上睁着大而无神的眼睛……死锦鸡钉在墙壁上，烂瓶子放在橱柜里，盘子里盛着苹果，而方凳上放着那个女人……

“别瞧看着不好，画着还难画的啦……活的比死的难画得多……”

不能再站下去，重重地掩了门走出来。在楼梯旁，还碰着许多提着腿往上跑的同学，但立刻就更快的下来，并且细碎的在诅咒了。

外面，秋的天空仍然是那么高，那么远，那么空阔那么澄洁，然而那大团卷着的白云，那轻梦似的渺远的鸽子铃的声音，都分外的使人觉得忧郁了。

饥饿的火焰被面包招引着，人会像被套了缰绳般被引到各处。卖肉体，卖魂灵，卖生命，在别人的惊奇情绪中讨生活，在人的低级官能的满足中求生活……并不仅这一个女人，这是什么事情呵！

吃午饭的时候，许多艺术家们卷着湿淋淋的画，且谈且笑地走回来。

垂柳成荫的甬路上，那个女人正模模糊糊地向外面走，好像失迷了归路一样，仿佛她忘记何时走到这里来，不知道怎样走出去……

在日子的积累中，这一件本不足惊怪的事我也把它当做别的一件事忘记了。但当我站在那楼头望到秋的天空时，当我看到楼下的垃圾堆时，这记忆是永久的。

然而，这并不是一件少得可惊的事……

1936年6月